

吴文衍
张泰湘 著
魏国忠

黑龍江古代簡史



北方文物杂志社

责任编辑：曹 鹏

杨茂盛

封面设计：阎志刚

封面题签：李延沛

黑 龙 江 古 代 简 史

吴文衍 张泰湘 魏国忠

业经黑龙江省出版总社(86)黑出管字第124号登记备案

北方文物杂志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50号)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北方文物杂志社邮购部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0 8/16·插页2

字数246,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50元

序

黑龙江省位于祖国东北部，由境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而得名。黑龙江，古称黑水，十四世纪成书的《辽史》始称黑龙江。这个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名字，历经千百年被传诵下来。她和伟大祖国的其它地区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地理诸因素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黑龙江历史不长，文化落后，文物不多，更无古可考。至今仍然会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听到这种议论。其实，这是不熟悉黑龙江历史而造成的。近几年来，考古发掘的新资料表明，距今二万三千年前，我们中华民族远古人类的一支，就劳动、生息、繁衍在黑龙江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她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这支远古人类的后裔和黑龙江各族先民，为缔造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鲜卑、女真、蒙古族和满族这四个少数民族，都曾以黑龙江为发源地，先后入主中原或君临全国。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北段的祖庙起步，长驱直下，占有黄河南北，建立了北魏王朝。建立金朝的女真人，以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流域）为“金源”、“内地”，相继灭掉辽和北宋，统治了与南宋对峙的半壁江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祖先，以额尔古纳河的密林作为起点西迁，进入鄂嫩河上游的肯特山。经过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积极经营，建立了大统一的元朝。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祖先满族，也是以黑龙江为“龙兴之地”的。黑龙江

古代史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已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写一部古代的中国通史，黑龙江应占有重要的篇章。

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物考古新成果也表明，我省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文物资源也十分丰富。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81年开始的全省范围内的文物普查中，共发现原始社会、渤海、辽、金、元、明、清遗址1,659处，古城址349处，其中以辽、金两朝居多，还发掘肇源白金堡、泰来平洋等重要遗址多处。第一批公布的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2处。渤海上京龙泉府（今宁安县渤海镇）和金上京会宁府（今阿城以南的白城）这两处都城遗址，已先后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修缮、整顿后对外开放，成为广大群众和外宾参观、游览的胜地。在地方古代史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批专著和数百计的论文，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绩。但是，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黑龙江古代历史的通史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现在，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必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她既表现为对祖国、人民和优秀的民族传统的爱，也包含着对自己和祖先所赖以休养生息的家乡的爱。当前，我们在进行包括“五爱”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注意把爱祖国和爱家乡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爱国主义教育具体化、形象化。俗话说，知之深，爱之切。只有充分认识黑龙江，才谈得上热爱黑龙江，建设黑龙江。怎么认识黑龙江呢？这就要了解它的过去，懂得今天的黑龙江是怎样从昨天的黑龙江发展而来的，从而激发起对未

来生活的向往和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热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黑龙江的过去，了解和懂得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看，迫切需要有一本好的地方历史读物问世。

多年来，我们一直关心和倡议这件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里，向广大读者推荐的这部《黑龙江古代简史》，是由吴文衍、张泰湘、魏国忠三位中年知识分子合写的。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利用地方历史文献、考古新材料以及前人、今人的研究成果，系统地阐述了古代黑龙江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建置沿革和文化宗教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探讨了各民族的源流、演变及其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这部书立论明确，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她的出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文博、考古战线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填补了省地方古代史研究的空白。这部书可供地方历史、考古、民族史研究者，文物、博物馆工作者，史志编写人员，大专院校文科师生，中学历史教师以及广大机关干部和青年学习、研究之用，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乡土教育的好教材。

孙际昌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

导 言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边疆，从遥远的古代起，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她的北部和东部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苏联相望，南部与吉林省接壤，西部同内蒙古自治区毗连。

全省面积约四十六万余平方公里，大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差不多有两个英国那么大。在这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有巍峨的高山和起伏的丘陵，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沃野，有数以百计的大小河流，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这不仅形成了北高东低，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而且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自然资源。加之，气候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尽管冬长夏短，秋多早霜，气温较低，无霜期多在100到140天之间，但夏季因受副热带海洋气团的影响，降水较为集中，气候温热、湿润，日照较长，适宜于许多作物的生长，从而为农、牧各业及多种经营的生产，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东部肥沃的三江平原是农业生产的理想之壤；西部水草丰美的嫩江流域则具备了半农半牧的客观条件；大、小兴安岭及东南的山地是狩猎和采集业的乐园；沿江靠河及临近湖沼地区则为渔猎、渔业生产的胜地。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富饶美丽的土地，自古以来即有利于人类的居住和活动，世代地养育了不知多少生活、习俗不一、操着不同语言的部落和民族！奔腾不息的黑龙江水滋润了肃慎满族系统各族的古老文明；平稳娴静的松花江水孕育了索离人和夫余

王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的莽林是鲜卑及室韦人的发祥之地；绿草如茵的呼伦贝尔草原则是东胡人、蒙古人的故土。而这为数众多的部落和民族毕竟无愧于养育他们的黑龙江大地，不仅以自己的勤劳勇敢、聪明才智和奋进不息的精神，创造了一代又一代光辉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而且在推动我们伟大祖国历史的前进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图卷中占着非常重要、极其突出的地位。所以，正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一样，黑龙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

考古资料已经充分证实，黑龙江地区的历史是悠久的。一九八二年在哈尔滨市阎家岗发现的“哈尔滨人”头骨（左枕骨）化石，经有关专家鉴定，距今约二万三千年，说明早在二万多年前，黑龙江地区就有了原始人类的活动。根据辽宁、吉林、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黑龙江彼岸苏联远东与滨海地区的旧石器遗址和遗物的发现以及哈尔滨市顾乡屯、黄山等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我们又有理由断言，黑龙江地区远古人类至少已有了数万年的历史。

晚于“哈尔滨人”时的旧石器，以呼玛县十八站为代表。这里出土的旧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核、石片、石叶等一千多件，有的与河北阳原虎头梁及山西峙峪的旧石器风格相似，说明当时黑龙江流域与华北地区远古文化的联系密切，并且是楔形石核文化由华北向东北亚及北美传播的重要中间环节。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在黑龙江地区的分布和活动更加广泛，新石器文化遗址和遗物点从西向东，由南到北，几乎遍布每一个市、县。

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还生动表明，黑龙江古代先民在开发、建设和保卫东北边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石器时代，各地

先民即已从事渔猎、采集的生涯，有的还出现了早期的农耕活动。镜泊湖畔的莺歌岭遗址曾出土了四个小陶猪。其栩栩如生的神态表明正在实现野豕向家猪的过渡，说明当地的居民已开始掌握驯养兽类的本领，在利用自然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遍布于松嫩平原南部的白金宝文化遗址，一般认为是索离（高离）人的文化遗存，在距今近三千年前，已出现了细小的铜器。在同一地区，但时代略晚些的望海屯类型遗址中，更出土了铜范，说明索离人在这前后已掌握冶铜的技术。以后索离人南下吉、长地区，建立了夫余政权。今黑龙江南部地区为夫余的北境，农业、手工业及畜牧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并有可能出现仓库和城邑。公元五世纪中叶以来，勿吉人西入夫余故地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如向中原贡马一次就有五百多匹，贡使人数最多一次也有五百人之多。他们还善于造船，曾试图从水路进攻南邻高句丽。而到了渤海王国时期（698—926年），在黑龙江地区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京、府、州、县等城市，包括象上京这样的周长十六公里，应有十多万以上人口的大都会。渤海人不仅制造和生产出包括纺织品、金属器皿、文具、服饰、皮革、舟车、粮食、药材等产品，而且文化教育也相当发达，培养了许多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医生、士人等。辽金之际，黑龙江流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特别是有金一代，这里涌现出更多的城镇，人口也有了新的增长，而大量的窖藏货币的出土，证实了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超过了渤海时代。至元、明、清时期，虽曾出现了一定的反复和波动，但随着汉人的逐渐流入和在其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新的开发区域。不止于此，各族先民还为保卫东北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各族军民同仇敌忾，坚持斗争，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取得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捍卫了祖国的领

土和主权。

在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同时，黑龙江各族人民不断加强同中原内地和汉族之间的联系。从帝舜时期到商周之际，肃慎人曾一再向中原进贡楛矢石磐，大名鼎鼎的孔老夫子，就曾亲口讲述过肃慎氏贡楛矢的历史。周朝则明确指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把肃慎地区视为周朝北方的领地。其后，黑龙江古代先民与中原地区在各方面的联系日多，如索离人使用的陶鬲及陶器上所施加的绳纹、仿回纹、仿蝉纹饰等，都明显地受到中原同类物的影响。至于其后裔夫余人，同两汉王朝的联系更为密切，归汉玄菟郡节制，并屡派使者入朝，甚至连夫余王本人也前往洛阳朝拜。曹魏时，夫余人曾以军粮资助曹魏进攻高句丽，两晋时，则接受护东夷校尉的节制与保护。两汉之际，西部地区的鲜卑人，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呼伦贝尔石室墓的陶鬲、玉璧，完工墓群中的龙纹骨板、绢、漆器，扎赉诺尔出土的规矩镜、“如意”锦等，都提供了这方面的实物证明，挹娄人也从青龙四年（236年）始，直接通贡于曹魏政权，并先后隶属于曹魏的辽东郡及晋护东夷校尉。到北朝时，勿吉不仅频频向北魏朝贡称臣，而且在与邻人战和的问题上，还请示朝廷的处理意见。隋时，靺鞨使者向文帝表示愿永为“奴仆”。唐时，粟末靺鞨的渤海政权接受了朝廷的册封及“长史”的派驻，并不断地遣子入侍和朝贡，与唐廷关系极为亲睦，成为隶属于唐的羁縻州府和藩属政权。黑水靺鞨则主动请求唐廷在其地设置黑水府，并派驻“长史”，进行“临总”和“监领”，行使监督、控制之责。此外，唐廷又在西部地区设置室韦都督府，这就把整个黑龙江地区，直至库页岛一带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辽时，曾先后在三江平原一带派驻了五国部节度使，在南部一带设置生女真节度使，在嫩江下游置泰州，在大兴安岭一带置室韦国王府及诸室韦部节度使司，在今呼

呼伦贝尔盟一带，置乌古敌烈统军司及羽厥里节度使等，进而把黑龙江各族置于直接管辖控制下。十二世纪初，女真人兴起并建立金朝后，黑龙江地区为其“内地”，曾设置上京路，下辖五个小路及一府、四节镇、一防御州、六县、一镇，把北到外兴安岭以南，东到日本海的广大地区纳入金的直辖版图，并与黄河流域联成一片。元时，黑龙江地区隶于辽阳省下的开元路、水达达路及肇州、蒲与路屯田万户府，黑龙江下游一带则隶于征东元帅府。明时，置奴尔干都司，下辖众多的卫所。清于康熙年间，设黑龙江将军，下设副都统、协领及城守尉等各级军政机构。总之，至晚从八世纪初始，历代中国政府从未间断过对黑龙江地区的有效管辖。而这一历史局面的形成，归根到底是黑龙江各族先民不断加强与中原各族联系的结果。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黑龙江先民还曾几度入主中原或君临全国，在当时我国历史舞台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众所周知，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结束了西晋末以来中原分裂的局面，统一了黄河流域，并以孝文帝的改革，创立均田制及推动民族的大融合而载入史册。但拓跋鲜卑起源于何地，一直是学术界的悬案。而1980年夏，在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发现的石刻祝文，证实该洞穴即是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因之，祖庙所在的今大兴安岭北段，就是古籍上所记载的“大鲜卑山”。拓跋鲜卑正是从这里起步，后来走出森林，西入呼伦贝尔草原，又辗转进入匈奴故地后，入主中原的。同样，建立金朝的女真人，也崛起于黑龙江地区，并以这里为根据地，相继灭掉辽和北宋，还迫使南宋政权称臣纳贡。关于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尽管人们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只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就不能不承认，既然辽和北宋末年政治极度腐朽，已形成历史发展的桎梏，而其内部又未形成足以取而代之

之的积极势力，那么，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之一的女真人南下灭掉辽国和北宋，在客观上就起到了摧枯拉朽、改朝换代的作用，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大量事实确已表明，金初统治集团是颇有生气的，他们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封建化政策，不仅减轻了南下过程中的军事破坏的程度，避免了更大的灾难性后果，而且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并迫使腐朽的南宋政权缓和社会矛盾，改弦更张，从而为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继女真人之后而崛起的蒙古族，先后灭西夏、金和南宋，重新统一了全中国，在奠定我国历史疆域，开放边疆地区，推进中华各族大融合，促进中西文化大交流方面的贡献，是史学界公认的。而这些蒙古人同样是从呼伦贝尔草原起家的。至于建立后金和清朝的满族，其最初的发祥地在松花江下游及牡丹江之滨，是后来才辗转进入辽东，并君临全国的，无疑也是黑龙江先民的后裔。他们在确定今日我国的疆域，发展全国的经济文化，巩固和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的作用，是众所公认的。总之，黑龙江先民及其后裔之入主中原，或统治半壁河山，或君临全国，前前后后近六个世纪之久。回顾秦汉以来的二千年历史，除了汉族之外，没有哪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演出过如此威武雄壮的场面，从而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起过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不能不是黑龙江古代历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

当然，正如大海之有潮汐涨落一样，黑龙江地区历史的发展，也曾经历了时高时低乃至大起大落的过程。如夫余时代的奴隶制文明，渤海经济文化的起飞，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使当时黑龙江地区获得了空前的开发。但由于一代代人口的大量流徙，如渤海人的被迫南迁，女真人的入主中原，满族人的“从龙入关”等大规模地“雁南飞”，固然有其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并

导致中华民族新的大融合，促进了全国历史的发展，但却也造成了本地区的人口锐减、经济萧条及边境空荒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边境地区的这种空荒局面，曾为沙俄的侵入黑龙江流域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综观黑龙江省历史上各时期、各地区的开发是很不平衡的。如果认真总结其得失成败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和发现其中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对于今日建设黑龙江省两个“文明”，振兴黑龙江地区，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意义。

正因为这样，早自清代以来，有关黑龙江历史的研究活动即已开始。从国内来看，最早的一批涉猎者是清初那些被流放到宁古塔（今宁安县）、卜奎（今齐齐哈尔）一带的流人文士。他们负屈来戍之际，正是沙俄入侵黑龙江地区之时，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都使他们对流放地区的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故在记述当地的山川名胜、风土人情及抗俄斗争的史迹的同时，也对黑龙江流域的历史沿革和各族源流，进行了多方的探索和追溯。其代表作有方式济的《龙沙纪略》，方拱乾的《绝域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和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等。这些著述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可谓难得的地方史志文献。此外，著名满族学者西清也于从政之余，博搜土风，“括燕山旧卫之舆图，本辽京三省之旧志”，于嘉庆年间撰成《黑龙江外记》一书，为后人研究黑龙江历史地理、驿站交通、民族习俗和流人史迹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边事日急，边政日蹙”的形势下，一些爱国学者奔走呼号，著书立说，奋起研究黑龙江舆地之学。其中贡献较大者有何秋涛、曹廷杰、屠寄等人。何秋涛曾任清咸丰朝刑部主事，有机会接触到官方的文书档案，习识泰西的舆图之学，并留心北徼史地的研究，因而撰写出我国近代研究东北史地

的重要著作《朔方备乘》，其中如《平定罗刹方略》、《雅克萨考》、《北徼形势考》等篇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他是我国研究黑龙江地区历史的奠基人。曹廷杰为清末的爱国学者，曾“变装前往俄境”考察边情，历尽艰险，往返八千余公里，以耳闻目睹的经历及渊博的知识，撰写出《西伯利东偏纪要》、《东北边防辑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等重要著述。他考证详密，义理精审，阐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向为我国版图，揭露沙俄入侵者“杀我华民，烧我庐庐”的暴行。他无疑是十九世纪末黑龙江史地研究之集大成者。屠寄则是近代黑龙江舆地学之先驱。辛亥革命后，曾任国史馆总纂，著有《蒙兀儿史记》，颇多记载龙江史实。为了绘制地图，他曾亲赴黑龙江各地进行考察和实测，终于绘成《黑龙江舆图》一册，较准确地标示出黑龙江地区历代的古城、道路、遗迹及建置等，并有《黑龙江舆图说》，对所绘山川、道路及建置沿革多所考证，持论严谨，为黑龙江史地研究中的佼佼者。此外，徐宗亮于光绪年间撰成的《黑龙江述略》，详记黑龙江的疆域、建置、贡赋、兵防等，被誉为“经世实用之书”。

民国以来，研究东北史而卓有成就者为傅斯年、金毓黻及冯家昇诸氏，其著作多完成于东北沦陷，国难当头之时。针对国人对东北史实“每多不知其蕴”，而研究重心反在日本，且多牵强附会、指鹿为马之见的现实，他们愤而研讨东北，包括黑龙江在内的历史，证实黑龙江向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其殷殷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傅氏代表作为《东北史纲》，金氏有《东北通史》及《渤海国志长编》，冯氏有《中国近代社会史》（与魏特夫合著）及许多论文，皆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黑龙江的古代史实。其中，尤以金氏用功最多，成绩最著，其主持编辑的《辽海丛书》，对整理保存东北古代文献作出了一定贡献。此外，梁思永先生于

“九·一八”事变前夕，在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仅为研究黑龙江地区“细石器文化”内涵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对揭示我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具有重要的价值。张伯英等编纂的《黑龙江志稿》，虽在考证史地及民族渊源方面多所讹误，但门类完备，博稽载籍，上下数千年史迹，灿然具备，仍不失为研究黑龙江历史的重要著述。黄维翰的《黑水先民传》和《呼兰府志》，郭克兴的《黑龙江乡土录》等书，也都是研究黑龙江史地的名著，代表着当时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

国外研究黑龙江史地的主要是俄、日两国人士，大多常与所在国家之侵华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关联。在俄国，是与其所谓“新土地”的发现相始终的。早自十七世纪中叶就有所活动，其外交官斯帕法里于1690年曾发表了《西伯利亚与中国》的著述。十九世纪中叶《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俄罗斯地理学会曾在黑、乌两江彼岸一带，组织了规模较大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出版了洛巴金《东西伯利亚滨海州东南部地区概况》和卡法罗夫《乌苏里边区历史概要》等考察报告和著述，后者曾被誉为“欧洲人中最伟大的中国学家”。与其大致同时的瓦西里耶夫的《元朝时代的满洲史料》等著述，则从文献角度详述女真金国及满族的史实。其后，十九世纪末叶，沙俄在远东各地的考古成果，主要收集在克罗波特金1908年编辑的《阿穆尔边疆区的古代遗存》一书中。

日本人起步虽较俄人为晚，但由于侵华的需要，当权者不惜血本，投入重资，组织大批学者进行历史考古、民族语言、习俗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大量著述，形成了所谓的“满蒙学派”。其早期代表人物为白鸟库吉，著有《东胡民族考》，影响甚大。由他领衔编修的《满洲历史地理》、《满洲地理历史研究报告》，集中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方面研究东北史地的

主要成果,后来的“满蒙”学者多出其门下。仅次于白鸟库吉者,为鸟居龙藏。他精于古汉语及文献,并亲临各地考察,著有《东北亚洲搜访记》、《满蒙古迹考》等。此外,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稻叶岩吉的《满洲发达史》、《满鲜史论丛》,内藤虎次郎的《满蒙丛书》,园田一龟的《满洲金石志稿》,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研究》,和田清的《东洋史研究·满洲篇》,津田左右吉的《渤海史考》,鸟山喜一的《渤海史考》、《渤海国小史》,原田淑人的《东京城》等书,对研究包括黑龙江省在内的东北史地,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满蒙”学者的研究虽取得较俄人为多的成果,但同俄人一样出于政治的需要,其结论往往有失实之处,甚至出现“积非成是”之类的错误,再加上考证方法过于繁琐,这都限制了学术水平的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方面对东北史地的研究曾一度消沉下去,自六十年代以来,又渐次活跃起来,出版了一些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有三上次男的《金史研究》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苏联学者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自1953年以来,先后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彼岸广大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同时加强了文献方面的基础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著述。1968年出版的多卷本《西伯利亚通史》,近三百万字,集中地概括了近年来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代表人物是已故的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他先后出版了《西伯利亚古代文化》、《西伯利亚考古新发现》及《滨海遥远的过去》等一系列著作,在国内外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如沙弗库诺夫的《渤海国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迹》,捷列维杨柯的《阿穆尔河中游的鞑靼文物》,马特维耶夫的《渤海》,麦特维捷夫的《阿穆尔河流域的女真人》,丘涅尔的《远东民族学》,齐赫文斯基的《俄中关系形成史》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述。但遗憾的是,上

述有些著述，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的某些著述，时而带有人为的政治色彩，致使许多学术见解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述。

建国以来，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黑龙江地方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发表了一批专著和大量论文，如《黑龙江文史论集》、《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古代官印集》、《渤海史稿》和《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的编印和出版，即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同时，地方文物考古的调查、发掘以及地方史料的整理、编纂等工作，也获得了初步的成果；各地方和各系统的编史修志的全面铺开，更有力地推动了省史研究工作的进展。

然而，由于黑龙江省省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重要课题的研究或则刚刚开始，或则至今未被涉猎，现有的成果远远不能适应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因此，如何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运用考古学、民族学、比较语言学、民俗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写出一部内容丰富翔实，饶有地方特色的黑龙江省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认识黑龙江、热爱黑龙江、建设黑龙江和保卫黑龙江”，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地方史志工作者的肩上。《黑龙江古代简史》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四、五、六章由张泰湘编写；第二、三章由魏国忠编写；第七、八、九章由吴文衍编写。导言由魏国忠和张泰湘执笔，全书由吴文衍作了统一体例、修订内容等定稿工作。摄影：姜晓春、齐博文、王永祥、樊万象。因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愿作为引玉之砖，献给广大读者和学术界同仁们。

目 录

序.....	1
导言.....	5
第一章 黑龙江地区的早期人类.....	16
一、黑龙江地区新发现的早期人类.....	17
二、远古人类向黑龙江地区的迁徙.....	19
三、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居民.....	21
第二章 商、周至隋代的黑龙江.....	27
一、先秦以前的黑龙江各族.....	27
二、汉、晋时代的夫余政权及鲜卑、挹娄、 北沃沮社会发展.....	36
三、北朝至隋时黑龙江各族及其同中原王朝的 关系.....	50
第三章 唐代渤海王国和黑龙江各族.....	66
一、唐初黑龙江地区形势与渤海王国的建立.....	67
二、唐廷的册封和渤海政权的发展.....	73
三、渤海的政体及其同周邻的关系.....	80
四、海东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90
五、黑水靺鞨与黑水都督府.....	105
六、室韦诸部与室韦都督府.....	111
第四章 契丹族的兴起与辽对黑龙江地区的统治.....	118
一、渤海国的衰亡与契丹族的兴起.....	119
二、辽代黑龙江地区的建置.....	124